



广东省优秀社会科学家文库（系列一）

张磊自选集

张磊◎著



中山大学出版社
SUN YAT-SEN UNIVERSITY PRESS



广东省优秀社会科学家文库（系列一）

张磊自选集

张磊◎著



中山大學出版社
SUN YAT-SEN UNIVERSITY PRESS

· 广州 ·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张磊自选集/张磊著. —广州: 中山大学出版社, 2015. 11

[广东省优秀社会科学家文库 (系列一)]

ISBN 978 - 7 - 306 - 05453 - 1

I. ①张… II. ①张… III. ①中国历史—现代—文集
IV. ①K25 - 3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5) 第 224713 号

出 版 人: 徐 劲

策划编辑: 嵇春霞

责任编辑: 陈 霞

封面设计: 曾 斌

版式设计: 曾 斌

责任校对: 翁慧怡

责任技编: 何雅涛

出版发行: 中山大学出版社

电 话: 编辑部 020 - 84111996, 84113349, 84111997, 84110779

发行部 020 - 84111998, 84111981, 84111160

地 址: 广州市新港西路 135 号

邮 编: 510275

传 真: 020 - 84036565

网 址: <http://www.zsup.com.cn> E-mail: zdcbs@mail.sysu.edu.cn

印 刷 者: 广州家联印刷有限公司

规 格: 787mm × 1092mm 1/16 17.5 印张 296 千字

版次印次: 2015 年 11 月第 1 版 2015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 60.00 元

如发现本书因印装质量影响阅读, 请与出版社发行部联系调换



张 磊

1933年生于天津。1958年毕业于北京大学研究生院历史专业。历任广东省社会科学院院长、广东省社会科学界联合会主席、中国历史学会副会长、广东孙中山研究会会长、广东省台湾研究会会长等。兼任中山大学、南京大学等高校研究员、教授。50余年来一直致力于中国近代史、社会思想史研究，撰写专著及编纂文集、志书、辞书、年谱、图录和图说（包括合作完成项目）约50部，并撰写论文百篇左右。主要成果有《孙中山思想研究》《孙中山论》《孙中山评传》《孙中山传》《孙文学说：构建中国的理论先导》《孙中山年谱》《孙中山全集》《孙中山文萃》等。另有史学与影视结合的成果，如《伤逝》《孙中山》及纪实性电视系列片剧本《辛亥革命》《回首辛亥》等，主持《档案解密》《数字解码》等专栏近300辑。获得国家荣誉图书奖、中国图书奖、中国辞书奖、广东科学特别学术成就奖与金鸡奖、百花奖等。策划组织多次大型国际学术研讨会，与台、港、澳及海外学术交流协作密切。被评为广东省劳动模范、全国先进工作者、广东省首届优秀社会科学家，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曾任广东省政协委员、第八届全国人大代表。

“广东省优秀社会科学家文库”（系列一）

编 委 会

主 任 慎海雄

副主任 蒋 斌 王 晓 李 萍

委 员 林有能 丁晋清 徐 劲

魏安雄 姜 波 嵇春霞

“广东省优秀社会科学家文库”（系列一）

出版说明

哲学社会科学是人们认识和改造世界、推动社会进步的强大思想武器，哲学社会科学的研究能力是文化软实力和综合国力的重要组成部分。广东改革开放 30 多年所取得的巨大成绩离不开广大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的辛勤劳动和聪明才智，广东要实现“三个定位、两个率先”的目标更需要充分调动和发挥广大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省委、省政府高度重视哲学社会科学，始终把哲学社会科学作为推动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力量。省委明确提出，要打造“理论粤军”、建设学术强省，提升广东哲学社会科学的学术形象和影响力。2015 年 11 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广东省委书记胡春华在广东省社会科学界联合会、广东省社会科学院调研时强调：“要努力占领哲学社会科学研究学术高地，扎扎实实抓学术、做学问，坚持独立思考、求真务实、开拓创新，提升研究质量，形成高水平的科研成果、优势学科、学术权威、领军人物和研究团队。”这次出版的“广东省优秀社会科学家文库”，就是广东打造“理论粤军”、建设学术强省的一项重要工程，是广东社科界领军人物代表性成果的集中展现。

这次入选“广东省优秀社会科学家文库”的作者，均为广东省首届优秀社会科学家。2011 年 3 月，中共广东省委宣传部和广东省社会科学界联合会启动“广东省首届优秀社会科学家”

评选活动。经过严格的评审，于当年7月评选出广东省首届优秀社会科学家16人。他们分别是（以姓氏笔画为序）：李锦全（中山大学）、陈金龙（华南师范大学）、陈鸿宇（中共广东省委党校）、张磊（广东省社会科学院）、罗必良（华南农业大学）、饶芃子（暨南大学）、姜伯勤（中山大学）、桂诗春（广东外语外贸大学）、莫雷（华南师范大学）、夏书章（中山大学）、黄天骥（中山大学）、黄淑娉（中山大学）、梁桂全（广东省社会科学院）、蓝海林（华南理工大学）、詹伯慧（暨南大学）、蔡鸿生（中山大学）。这些优秀社会科学家，在评选当年最年长的已92岁、最年轻的只有48岁，可谓三代同堂、师生同榜。他们是我省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的杰出代表，是体现广东文化软实力的学术标杆。为进一步宣传、推介我省优秀社会科学家，充分发挥他们的示范引领作用，推动我省哲学社会科学繁荣发展，根据省委宣传部打造“理论粤军”系列工程的工作安排，我们决定编选16位优秀社会科学家的自选集，这便是出版“广东省优秀社会科学家文库”的缘起。

本文库自选集编选的原则是：（1）尽量收集作者最具代表性的学术论文和调研报告，专著中的章节尽量少收。（2）书前有作者的“学术自传”或者“个人小传”，叙述学术经历，分享治学经验；书末附“作者主要著述目录”或者“作者主要著述索引”。（3）为尊重历史，所收文章原则上不做修改，尽量保持原貌。（4）每本自选集控制在30万字左右。我们希望，本文库能够让读者比较方便地进入这些岭南大家的思想世界，领略其学术精华，了解其治学方法，感受其思想魅力。

16位优秀社会科学家中，有的年事已高，有的身体欠佳，有的工作繁忙，但他们对编选工作都非常重视。大部分专家亲

自编选，亲自校对；有些即使不能亲自编选的，也对全书做最后的审订。他们认真严谨、精益求精的精神和学风，令人肃然起敬。

在编辑出版过程中，除了16位优秀社会科学家外，我们还得到中山大学、华南理工大学、暨南大学、华南师范大学、华南农业大学、广东外语外贸大学、广东省社会科学院、中共广东省委党校等有关单位的大力支持，在此一并致以衷心的感谢。

广东省优秀社会科学家每三年评选一次。“广东省优秀社会科学家文库”将按照“统一封面、统一版式、统一标准”的要求，陆续推出每一届优秀社会科学家的自选集，把这些珍贵的思想精华结集出版，使广东哲学社会科学学术之薪火燃烧得更旺、烛照得更远。我们希望，本文库的出版能为打造“理论粤军”、建设学术强省做出积极的贡献。

“广东省优秀社会科学家文库”编委会
2015年11月

学术自传

◎ 张磊

我非常赞同和经常援引马克思、恩格斯的一段论述：“我们仅仅知道一门唯一的科学，即历史科学。历史可以从两方面来考察，可以把它划分为自然史和人类史……我们所需要研究的是人类史，因为几乎整个意识形态不是曲解人类史，就是完全撇开人类史。”这是我从事学习和研究历史——主要是中国近代史以来，逾六十余年岁月而不渝的信念。

这种对专业的抉择和热爱，是完全可以理解的。一方面，显然与家庭的文化氛围有关。我的父亲曾经长期从事新闻工作，同时在大学里讲授中国报业史等课程。姐姐则酷爱文史，涉猎范围广泛。我从少年时代便阅读了不少书籍，尤其是鲁迅的著述对我产生了深刻的影响。“我翻开历史一查，这历史没有年代，歪歪斜斜的每页上都写着‘仁义道德’几个字。我横竖睡不着，仔细看了半夜，才从字缝里看出字来，满本都写着两个字是‘吃人’！”——《狂人日记》中对封建旧制度的本质的犀利剖析，使我稚嫩的心灵受到巨大的震撼，不仅引发了我读史的热望，也启示与促成我立志掀翻那血腥的“人肉宴席”。对我而言，学习和研究历史一开始就是与揭露和消灭“吃人”的制度密切相关的。迄今，我的这种初衷并未改变。另一方面，数、理、化课程的荒疏也是不容忽视的客观原因。我的中学时代正值中华人民共和国诞生的前夜，少年生活中充满着激情、战斗和憧憬。而我于1948年春在燕京大学附属中学参加了中国共产党地下组织的外围“民主青年联盟”后，更成为一名“职业学生”。同年夏天，反动统治者进行着垂死的挣扎，白色恐怖使我被迫暂时避往天津，旋于岁末按组织指示潜赴解放区，翌年初随人民解放军重返天津并在市军管会参与接管工作。稍后，组织在干部“南下”的大潮中安排我复学，因为我时年仅16岁，即将大规模开展的建设祖国事业，必然需要大量专业人才。

我接受了组织的建议，决心重新返校学习。由于对理科课程的搁置，我别无考虑地选取了历史专业。虽然，对未来的经济建设心向往之：梦想成为一个水利工程师，奔波在江河山谷之间。

1950年，我考入了北京大学历史系，开始了长达八年的学习生活——先是本科生，后是中国近代史专业的研究生。尽管运动频繁，但在北京大学的学习终究是极为难得的。在诸多名师的指导下，我从史学的学徒起步，逐渐入门，成为一名史学工作者。时光流逝，匆匆过去了一个甲子。已逝的翦伯赞、向达、杨人梗、齐思和、邵循正、周一良、邓广铭和任继愈诸师音容宛在，风范长存。健在的田余庆等先生依然奋战于史学战线，继续给我以教诲和激励。特别是导师邵循正教授的严谨学风，给我留下了极其深刻的印象。当时毕业不授学位，我毫不感到欠缺，遗憾的是自己仅从诸师的道德文章中学得十之一二，确是愧对母校和有负师教。

1958年秋，我毕业后分配到中国科学院广州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所以（今广东省社会科学院前身）。当时的所长是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学部委员杜国庠前辈，他在各个方面都是我的楷模。我在所内从事中国近代史——特别是孙中山与辛亥革命史的研究，虽有干扰和冲击，但在领导的支持下，总算不绝如缕，并在师长和同事的指导、促进下得以初窥堂奥。在回溯五十余年的研究工作历程时，我必须提到中山大学的陈锡祺和金应熙教授，后者在20世纪80年代初更成为我的同事，他们对我的长期谆谆教诲，使我作为私淑弟子受益匪浅。

忆昔二十初度，今已年逾八旬，反思学习和研究历史的过程不禁十分愧怍，虽然这种状况有其客观原因——在“十年内乱”及此前的年代中，宝贵的时间和精力泰半为各种“运动”所消耗；而社会科学的春天随着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阶段到来后，却又忙于不可推卸的事务与活动。但是，个人的责任也是不容推卸的。时至今日，思之犹令人痛惜！

值得告慰于师友和社会的是：我十分热爱自己的专业，它不仅是我的职业，更是我的事业。无论历史科学的遭际如何，我始终确认它在社会文明演进中具有重大的、不可替代的地位和作用。把自己的主要精力奉献给历史科学，了无遗憾。如果能有第二次生命，我仍将选择这门科学作为终身的事业。

二

毫无疑问，历史科学无疑承担着重任。

许多哲人曾经就此作过论述。培根的阐释十分中肯：读史使人明智。历史科学的终极任务，正是在于从复杂纷纭的社会现象中揭示出其本质和不同领域、层次的客观规律（不仅是关于历史时间和人物的知识），使人们得以了然于过去，从而更为自觉地把握现在和展望未来。历史是人们创造的，但其主观能动性并非随心所欲，只有立足和凭借于客观条件和现实因素，人们才得以在历史舞台上演出各式各样的戏剧。因之，历史创造者就必须力求避免盲目性和提高自觉性，以便充分发挥其社会活动的效能，并使社会发展较为顺畅和健康。对于社会历史规律的认识和理解，正是赋予人们活动以理性的主要内涵。随着人类社会的高度发展，人们对社会历史规律的认识和理解愈益深刻、全面。特别是19世纪中叶以来，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使得史学成为严格意义的科学，令其摆脱了片面性、表面性和主观主义的局限，不愧为人类认识、变革与改造社会的强大的思想武器。正是在这种意义上，历史研究不仅是发思古之幽情，或只是满足于烦琐的考据，甚至尊为名山事业。而必须站在现实的土壤上，充分为社会的发展服务。对于我们说来，就是要为统一祖国、振兴中华大业提供正能量。这是历史科学的题中应有之意，即其义务与权利。

历史科学与民族的传统文化密不可分，甚至成为它的主要载体。任何一个健康发展的民族，都不可能抛却自己的传统文化。民族虚无主义是有害的偏见，“全盘西化”的侈谈无异于痴人说梦。当然，民族传统文化的继承和发扬，必须有赖于对它进行科学的理解、辨识和取舍，取其精华，并使之具有时代价值的新内涵。在这种意义上，全盘肯定同样是有害的偏见。历史科学在继承和发扬民族传统文化方面具有特殊的意义，显然是不可或缺的。它的认识功能是广泛的：既综观了人类社会历史的进程，又横览了社会生活的断面（包括经济、政治和文化诸领域），阐明了事物的本质，确认了它们存在的依据和作用，从而为民族传统文化的正确认知、辨识、取舍乃至推陈出新提供了科学的基础。

此外，历史科学还是弘扬爱国主义和革命传统的主要手段之一。中华民族具有悠久历史和灿烂文化，历数千年而未中绝，从来就不屈服于外来

的侵袭和内在的压榨，因之反侵略、反压迫的斗争绵延不断。这个伟大的、生生不息的民族不仅敢于直面自己的命运，并且决心改变屈辱惨淡的处境。长期以来，积淀深厚的崇高道德准则和价值取向，附丽于重大历史事件，展现为杰出人物的思想与实践。经由史学（它的各种形式的著述）的传播，后人得以认识、传承与发扬光辉的传统，不仅在思想上予以认同，并在情感上蒙受感化。不言而喻，领悟优秀的传统文化，熟知持续不断的、波澜壮阔的正义斗争史迹，读过《正气歌》、林觉民等烈士的遗书、孙中山的演说、鲁迅的杂文……必然丰富了人们的内心世界，提高了民族的综合素质。至于当代众多的共产主义者的高大形象与光辉业绩，更是振聋发聩、发人深省和令人奋起。

以上所述，只是荦荦大端。历史科学的作用和意义，当然尚不止此。随着史学研究的改革创新，它的多元的社会功能必将强化和发展。

三

我们正处在深化改革的时代，社会主义必须在自我完善中发展。作为社会科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史学研究也要与时俱进地不断变革创新，以适应社会的潮流，发挥更大的积极作用。“历史教育”被人们所重视，即是从一个方面充分表明历史科学在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物质文明、精神文明、政治文明、社会文明建设以及生态文明建设领域中的难以代替的地位。

史学研究的改革创新，无疑具有丰富的内涵，从史学理论、方法论到具体形式，无不涵盖。但是，中心课题还是理论、方法论以及与之相关的学风与文风，因为这些课题关乎历史科学的存废兴衰。其余问题当然也很重要，不能掉以轻心。

科学的理论和方法论，堪称历史科学的灵魂。史料的收集、整理和审查，史实的辨识、考订和确认，自然是史学研究的前提和依据，因为论断只能产生于研究过程的终端。把握了准确的、典型的充分史实，才能引出科学的结论。但是，历史科学绝非局限于史料的排比和史实的判明，它的根本任务在于阐明社会历史各个领域和不同层次的规律性，这就要求揭示现象的本质及其必然联系。因之，理论、方法论不可低估。当研究过程进入分析判断阶段，既有赖于世界观的理论指导，又离不开方法论的实际运

用，简单的初级逻辑思维在这里往往显得无济于事。对于历史科学来说，理性是绝对不可须臾背离的。

在史学研究的改革创新中，应当坚持马克思主义——历史唯物主义作为理论基础和指导思想的原则。史学之所以成为科学，关键在于它拥有科学的理论、方法论。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迄今仍是研究历史的正确指南和科学方法。它阐明了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之间的关系，解释了历史发展的多元动力，指出了群众、阶级、政党与个人的相互作用，判明了历史必然性与偶然性……因而，对历史研究具有根本性、普遍性的指导意义。以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作为研究工作的理论、方法论，正是我们的历史科学的优势所在。当然，学习和运用马克思主义，必须彻底摒弃僵化、教条主义和实用主义，因为这种态度和方法是反马克思主义或假马克思主义。所以，它也必然地戕害了历史科学。唯一正确的态度和方法是：把握马克思主义的精髓，即学习和运用它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坚持它的基本原理，加以创造性地运用。因为马克思主义本身就是开放的、发展的科学体系，必须充分吸取先前的和当代的一切科学成果，才能不断完善和丰富，永葆其生命力和活力。至于它的某些具体论断，或是已经不适合新的实际，或是在当时已不尽然，则应加以补充和更替。坚持和发展，乃是对待马克思主义的唯一科学态度和正确方法。

信守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指导作用，并不意味着拒斥古今中外其他具有科学成分的史学理论、方法论。对于中国传统和近代的历史哲学与不同时期的西方历史哲学，均应持科学的态度。对西方的历史哲学一味膜拜是盲目性的表现，因为引进过程中缺少辨识。但是，不分青红皂白地加以否定，同样是缺乏分析的非科学态度。高墙深壑，拒斥一切，有悖于改革开放的准则，只会使自己的思想封闭和僵化。事实上，当代科学的发展，形成了一些具有科学成分的史学理论和方法论，值得吸收和借鉴，尽管其中包含着杂质和水分。正确的态度和方法应当是有所分析和选择的“拿来主义”，只要这种理论、方法论裨益于历史研究。况且，日趋复杂和多变的世界对历史科学提出了更为严格的要求，理论、方法论的更新和多元化，也就成为亟待解决的课题。为了有助于更为深刻和全面地认识和反映历史，必须不拘一格，吸取具有科学因素的理论、方法论的优长，为我所用。史学从封闭僵化走向改革开放，着重体现在理论、方法论的发展。近年来的一些优秀史学著作就是实例，由于它们采取了社会学的、心理学等

诸多视角和比较、计量等各种方法，在内容和形式上都显得丰富而新颖，获得各方面的好评。毫无疑问，学术民主与“双百”方针是包括史学在内的文化发展的必由之路。

对于史学工作者来说，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和改革创新的过程不能中止。僵化、教条主义和实用主义必须彻底清除，沿袭已久的陈旧观念应当继续打破。但是，思想解放与实事求是不可背反，更不能有悖于科学，挣脱教条主义和陈陈相因积习的桎梏，才是实质所在。不加分析地标榜“反迷信”，笼统地要求“总体反思”，甚至主张“彻底抛弃过去的研究方法和理论”，显然不是实事求是的态度。这种论调的错误在于混淆了真假马克思主义，以致把教条主义等同于马克思主义，因之，在反对僵化和教条主义、实用主义的同时否定了马克思主义。与此相关，也就一笔抹杀了新中国成立以来历史研究的重大成绩。需要着重指出的是：理论、方法论的正确与否，绝不在于时序意义上的“新”与“旧”，而取决于它的科学性，并需由实践加以检验。刻意求“新”地构筑起来的理论体系可能产生暂时的轰动效应，却与科学风马牛不相及。正确的理论、方法论也绝不会因其“旧”，以致变成谬误。当然，应当重申的是科学的理论、方法论的把握及其运用绝非易事，必须在马克思主义的基础上，广泛吸取——不是生搬硬套与囫圇吞枣——一切有益于历史研究的理论、方法论的积极成果。这种过程难以一蹴而就，既需要坚持马克思主义，又必须对众多的史学理论、方法论加以分析、辨识和选择。此外，史学研究的改革创新自然还包括选题、体裁诸问题。

应当大力倡导科学的、先进的学风和文风，反对赶时髦，逐热点，生吞活剥“新思潮”，滥造乱用怪名词，动辄声称“重写历史”，摭拾几条史料便营造“体系”，热衷于“翻案”文章，片面追求轰动效应……这些表现都是不足取的，因为这不是严肃认真的探索，与史学研究的革新无关，甚至带来消极的后果。必须反对过度的商业化、娱乐化的冲击，坚持史学的科学性、严肃性。当然，对于一些拓展性的尝试，必须给予鼓励和支持，允许走弯路乃至失误。“双百”方针与学术自由，当是包括史学在内的文化发展的必由之路。

这就是我从事历史研究所遵循的基本准则。至于我的学术观点，大都体现于本书和相关著述中，不再赘言。

回顾60年的学习、研究历程，深感成果的粗浅，亟待自我完善，与

时俱进！

岁月流逝，来日已非方长。如何正确对待不可避免的衰老、疾患和终结？我的答案是恪守信念，持续工作，服务社会，为实现“中国梦”而尽力奉献！只有这样，才能摆脱难以避免的失落、消沉乃至忧惧，获致心灵的充实和慰藉，永葆生命的活力，无愧于时代和个人的晚年。犹忆少年时常去清华园的朱自清先生家，十分关注他亲书的近人诗句——“但得夕阳无限好，何须惆怅近黄昏”。先生对我笑着说道：我是自勉，你是“少年不识愁滋味”。于今，我已能领悟诗句的意蕴和先生的教诲。之所以不揣鄙陋，把这部自选集呈献给大家，因为我还要勉力前行，故特恳请教正并予策励。

2014 年夏·广州

目录

学术自传 / 1

伟大的民主革命先行者与近代化前驱

——孙中山 / 1

科学地评价孙中山与革命民主派 / 26

孙文学说：构建近代中国的理论先导 / 37

孙中山与辛亥革命 / 45

孙中山与捍卫共和国的斗争 / 75

孙中山与第一次国共合作 / 93

三民主义新阶段与三大政策 / 107

孙中山与 1924 年广州商团叛乱 / 135

孙中山与宋庆龄 / 153

论朱执信的民主革命思想 / 170

为中国民主革命献身的伟大革命家

——廖仲恺 / 188

论刘思复 / 192

魏源思想刍论 / 209

洪仁玕简论 / 219

枷锁与觉醒

——从《马关条约》签订百周年谈起 / 229

爱国主义：中华民族团结奋进的精神力量

——纪念鸦片战争 150 周年 / 231

戊戌维新百年祭 / 235

划时代的伟大启蒙运动

——纪念五四运动 90 周年 / 238

抗日民族解放战争与中华民族的爱国主义 / 246

应当编著一部《中国近代全史》 / 254

附录 张磊主要著述目录 / 257